

主编 李祥春

田稼戏剧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田 稼 戏 剧 研 究

主编 李祥春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了戏剧教育家、著名导演、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原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系主任田稼的生平材料、主要论著及其一生从事戏剧教育、导演实践的情况。共收 49 篇文章,分上下两篇:田稼的生平与著述;评论文章选辑。

本书可供艺术院校师生及艺术研究人员阅读。

田稼戏剧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125 插页:8 字数:336 000

版次:1997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12 月 第 1 次

印数:1—800

ISBN 7-313-01923-8/J·036 定 价:25.00 元

深之怀念田稼同志

代序

于伶

创新立异率天真

桃李芬芳百样春。

剧苑风标红烛辉，

一生爽之乐清贫。

耿介

目 录

上篇 生平与著述

往事历历·····	王苏江	3
爸爸的“遗产”·····	叶正茂 叶正盛	28
诗文一束·····	田 稼	34
怎样演戏(节选)·····	田 稼	46
关于一年级表演课“小品练习”的教学·····	田 稼	58
改编和处理戏曲“传统”剧目片段的点滴试验·····	田 稼	72
和我们的无知作斗争·····	田 稼	84
从话剧民族传统所想起的·····	田 稼	89
《上海滩的春天》读后记·····	田 稼	102
试述演剧队的发展经过及其特点·····	田 稼	109
有关表演课教学大纲及教学法的几点意见·····	田 稼	129
“人物分析”杂谈·····	田 稼	143
《远方》导演分析·····	田 稼	161
排演《文成公主》的教学散记·····	田 稼	178
《费加罗的婚礼》导演阐述札记·····	田 稼	187
艺术借鉴的重点在于“化”·····	田 稼	195
谈谈分幕连排和全剧总排的准备问题·····	田 稼	212
《牛郎织女》幕前讲话·····	田 稼	215

民族化和创新问题我见·····	田 稼	217
《小狐狸》导演札记·····	田 稼	221
《狡猾的寡妇》导演札记·····	田 稼	234
田稼的建院撮要和建设提纲·····		252
建院准备撮要·····	田 稼	254
关于拟订业务建设、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提纲 ···	田 稼	257

下篇 评论文章选辑

培养艺术家的艺术家·····	李祥春	265
悼田稼同志·····	吴祖光	285
怀念田稼同志·····	张瑞芳	290
悼秋平·····	刘斐章	293
杰出的表演导师——田稼·····	李志舆	295
田稼的表演教学特色·····	王 昆	298
田稼老师教会我演戏·····	郑毓芝	307
斯人已去 风范犹存·····	张应湘	311
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	叶 涛	316
在田稼的戏剧园地里·····	许守钦	320
田稼与“青话”风格·····	朱 艺	328
点滴缅师情·····	杜冶秋	330
直面人生的榜样·····	任广智	336
良师益友——田稼先生·····	向能春	339
和田稼相处的日子·····	肖 温	346
老师,我尽力了 ·····	张马力	353
怀念田稼老师·····	赵焕章	356
我的启蒙老师——田稼·····	顾孟华	359
师恩悠悠·····	孙达生	364

难忘的时刻·····	刘 威	372
一位真挚、朴实的师长 ·····	郭东篱	378
我们怀念您——田稼老师·····	表演系八〇级师生	383
田稼老师为我们排戏·····	唐雅萍	386
怀师吟三首·····	李钻钟	391
我同田稼共事的年月·····	李祥春	393
剧协上海分会座谈剧目《小狐狸》 ·····		396
田稼戏剧活动简表·····		407
编后记·····		411

上 篇

生平与著述

往事历历

王苏江

面前摆满了大大小小笔记本、教案、导演札记和泛黄的文章底稿，有些边角破损，有的封面脱落，然而字迹依旧清晰。它们忠实记录着田稼辛勤的一生，记录着他走过的光荣而坎坷的历程，透过熟悉的字体，我眼前常常浮现出田稼清瘦的面容和略带忧郁的眼神，心中涌起无限伤感和悲凉，时时掩卷而泣。

1984年1月14日，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几小时前，田稼还在排演场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为第二天的正式毕业公演做着准备，长时期的忙碌使他非常疲惫，交代完各种演出细节，表达了挚情的祝愿，回到家中已是午夜过后了。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他们老师最后的叮嘱和祝愿，几小时后他就猝然离世。朋友们用真诚的眼泪送别了他。然而我，始终不能相信他真的不在了，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推门归来，就像“文革”中从隔离审查的地方突然归来那样。过去许多年中，我们时常离别，不是我送他，就是他送我。因为次数频繁，也因为有些时候根本无法相送，后来干脆免了，也免得徒然增添惜别的烦恼，心中却都在为对方的离去而感到无尽的牵挂，并期盼着下次团聚的日子。可是那一次把他送走，他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平服心中的剧痛，也为了淡忘过去的种种，我把田稼遗下的文稿及抄家归还的大小笔记本全部封存到书橱里，再也不去翻动。我回避过去所熟悉的一切，更不敢去触摸那些容易引起创口流血的遗物。虽有朋友建议我为田稼编一本书，以纪念他在戏剧教育和导演艺术方面的贡献。我怕重陷伤痛之中，总也没勇气拨动这根弦。年前，一个极寒冷的冬日，为了

一篇稿子的事，田稼过去的学生和合作过的朋友抽空来到我家中，向我介绍田稼在教学和排演场上的故事，这时离田稼去世已将近9年了。悠悠岁月，人事亦非，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朋友们对他的记忆和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他们仿佛在亲切地谈论着一位刚离别不久的老朋友。这使我深深感动。也就是那一天，李祥春同志提议为田稼编一本书。他的话刚出口，立即得到在座朋友们热情呼应。事后我还听说，那天他们从我家走出，顶着入冬以来第一场凛冽刺骨的寒风，饿着肚子，站在弄堂口，为出书的细节又商谈了好长时间。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含泪把书橱打开，取出田稼遗下的文稿和笔记……

一、学生——学徒——青年抗敌服务团(1925~1937)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一个月后，田稼（原名叶林康）出生于江南一个富庶的城市常州。由于出生日期的接近，及对“五四”运动的敬慕，他后来常常把自己比喻为“五四儿童”。他的父亲是一个木行老板，因晚年得子，生活上对他很溺爱，而管教却极为严格，试图把他培养成一个“子承父业”的商人。1925年田稼6岁时，被送入私塾读书，不久入常州同仁堂及慎远小学。1932年刚13岁，他父亲经营的木行破产，因债务逼迫，焦虑而死。田稼被迫失学，在一位木行伙计的协助下，清理了父亲遗下的债务，小小年纪就尝到生活的苦涩。其间又断断续续在补习夜校里补习初中课程。夜校的郑希尘先生得知他因无法升学而非常苦闷，便介绍他读《子夜》和《革命文豪高尔基》等书。“从书中一些小资本家的形象里，隐约看出我父亲的命运。开始对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有了肤浅的认识，并立志像高尔基那样通过自学，成为作家。于是就开始不间断地阅读文艺书刊。”^①“慎远小学的苏校长也给了我一定影响，他会搞戏。‘九一八’后常常组织学生演活报，我是他最喜欢的演员。甚至当我失学后，他还找我代表学校参加演讲和演剧比赛。”^②

1934年春末，田稼进了复兴泰木行当学徒。第二年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木行老板是他父亲生前好友，所以他比一般学徒的生活自由些。倒尿壶、端茶送水、扫地、洗烟袋等等粗活只做了一年多，老板就把他当“小朝奉”供用了。“不管老板怎样使用我，我总是不安稳的。经常找他吵着要去读书，因为我一心想搞文艺。”^③最后，老板只好破例同意他进补习学校的早班，补习数学、国文和英文。老板有个儿子是个诗人（抗战开始后被日本驱逐回国的留日学生之一），从日本寄回很多进步文艺书刊让他父亲保存。老板把书房交田稼负责清扫管理。藉此他阅读了许多名著。有时通宵达旦，为了不被老板发现，常常蒙在被子里，借手电筒的微弱光线，贪婪地读那些书。而激昂澎湃的“一二九”运动给了他更大的影响，他利用读早班的机会，参与了学生救亡演剧活动。基于对自身遭遇的不满，也激于民族存亡的义愤，田稼对抗日演剧是非常积极的。

1937年秋抗战炮声一打响，田稼就离开木行，参加了武进青年抗战服务团。同年年底，日军逼近常州，他毅然告别了故乡，离开残破的家园，随“武青”徒步流亡，沿途进行抗日宣传。经溧阳、芜湖等地至安徽潜山，先后在县城及山区展开宣传演出活动，曾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以及《雷雨》、《马为计》、《八百壮士》等剧。后因国民党县党部驱逐“武青”出境，遂与太湖剧社合并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第三十七工作团。“‘武青’的环境是很好的，它的工作、学习、生活基本上和解放区的文工团相似，国民党说它是‘小陕公’。我在此受到了一些锤炼和教育。”^④从这时起，他正式投身于抗战洪流中，时年18岁。

二、抗日烽火中的抗敌演剧队（1938～1942）

1938年夏，日军攻陷安庆。原“武青”部分成员转赴敌后参加新四军。田稼拟去延安鲁艺学习，经组织介绍先去武汉，再转道去延安。但沿途生了病，到达武汉时身上只剩下买一只大饼的钱。

在极其狼狈之际，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同志给予他帮助，安排他在武汉看病。病愈后拟去延安，但此时铁路已中断。花园口决堤后，去延安必须绕道川陕。这样，路费又无法解决。遂参加了驻扎在晏华林等待改编的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第八队。自此，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乃至献身的文艺事业。他在入队不久后写的一篇短文《剧队生活》中表述了对演剧队的喜爱：“1938年7月，在武汉，我参加剧队还不满一周，可是却由衷地深切地爱上了这一群认识不久的伙伴，我那一天进队时，因为由汉口扛着铺盖过江来的，中途中暑，一进门放下东西就发痧了。大家立即为我忙起来……好像我是他们中间任何人的亲手足一样……在所有男同志中，我年龄最小，大家都叫我小叶……”也就在那时，他有幸聆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形势与任务以及演剧队性质的著名讲话。“周恩来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武装了队员头脑，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指出‘演剧是你们的主要工作，但不是唯一的工作。要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要入乡问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总之，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⑥这次讲话指明了演剧队的目标，也成了田稼的行动之纲。多年之后，他在《试述演剧队的发展经过及其特点》一文中谈到：“自从周恩来同志以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参与政治部的工作以后，许多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如郭沫若、田汉、洪深、阳翰笙……等同志，也相继参加了该部第三厅的工作。因而国统区的抗敌救亡文艺活动，就更有组织，更为便利了一些……”

整编后，田稼所在的“救亡八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八队（简称“演剧八队”）。周恩来同志亲自制订了各演剧队和宣传队去各战区的计划，并于临行前作了指示。“演剧八队”被安排在湖南。田稼入队后演出的第一个戏是《亲兄弟》，之后随队离开武汉，先后到长沙、衡阳、衡山、湘北前线、南岳、湘西、川东等地进行演出活动。演出过《生路》、《凤凰城》、《闹元宵》、《流寇队长》、《一年间》、《国家至上》、《心防》、《刑》等剧。导演《未婚夫妻》

和《寄生草》。在队里，田稼除担任演员和后期导演之外，其他诸如“灯、服、道、效、化”乃至宣传，总之什么都干。在演剧队4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八队同志一起，跑遍西南许多战场，度过了战火硝烟中难以忘怀的岁月，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壮绝神州戏剧兵”。

他随队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长沙大火”救援工作；

他和八队同志一起，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在战斗间隙中，甚至冒着敌机轰炸进行演出；

他随队参加了为“剧人号飞机”、“记者号滑翔机”、“青年号飞机”的募捐演出活动；

他还随队赴湘北前线进行慰问演出，穿行在被视为畏途的九岭上。“山路峻峭，笔直的陡坡，像板平的墙壁，两山之间泉水潺潺，行人视为畏途。前线敌我双方步哨距离最近只二百公尺，敌人的马嘶人语，部队运动及大炮的发射，都能耳闻目睹。这次巡回演出四十多天，通常是早晨出发，走三十多里路，正午到达，下午演出，除演出外，还下连队教抗日歌曲……廿一师一个班长看了《亲兄弟》以后，带着对敌人的憎恨，当夜只身穿越防线，还俘获了一个日兵，……”^⑥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的统战局面逆转。田稼同八队同志一起，经受了白色恐怖下极其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他参加了展示演剧队斗志和威力的“一、二、八、九”大会师；参加了剧队为提高演出水平所展开的业务探讨和学习，第一次认真地学习了斯坦尼表演体系。

1941年后，演剧队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演剧八队”被配属第六战区政治部直接掌握，更名为军委会政治部演剧宣传第六队（简称剧宣六队），并被调往除上饶和贵阳而外，白色恐怖最厉害的后方，黔江——恩施一带。

六队队长刘斐章同志在悼念田稼的一篇文章中说：“从长沙到恩施的行军是相当苦的，我们全队的演出器材包括书籍，只好先由水路运往沅陵，让大家可以轻装上路，在这段沅水上乘坐民船，特

别是要经过像青浪滩那样的险滩，而且又是逆水行舟，艰难困苦是必然的，可是秋平（田稼）是主动请命的，那次他是和刚参加剧宣队不久的刘高林同志一道担任这项苦差事的。然而，事后听他们谈起这段生活，虽屡遇兵匪，险些送命，却是过得紧张而颇富情趣。高林同志还说秋平的好学在这段生活中也比较突出……”

沅水上逆水行舟，青浪滩的惊险遭遇，我曾听田稼讲起过，那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那些沉重的难以成眠的夜晚，他无限感慨地对我讲述许多演剧队的故事中的一个，我至今还记得：当装载全队演出器材的船被迫搁浅后，他和刘高林同志徘徊在荒凉的江岸；岸边到处可见被枪杀、砍头的农民暴动队的尸体，野狗吃死人吃红了眼；他们望着凄惨恐怖的景象，想着演剧队抵达恩施后前途莫测，心中无比难受。后来，说服了当地袍哥，抑或是曾经看过他们演出的兵士，得到他们的帮助，冲过层层船只的包围，冲上水流湍急的青浪滩，终于抵达沅陵，和大队会合……然而，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廿多年之后，抗敌演剧队竟然会变成“反革命别动队”而惨遭迫害，许多人甚至被害致死……

在这前后，他曾写过一些诗和散文。诗《祖国需要你》是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之后陆续发表过《陋巷》；散文《青浪夜话》、《纤夫》、《屋倒又遭连阴雨》；报告文学《站长太太》、《第廿五号运粮船》等。

剧宣六队抵达贵州黔江后，发生了震惊全演剧队也深深震动了田稼的李虹被捕事件。李虹是六队演员，因为入队前的活动被人出卖而遭逮捕。开始，特务未暴露身分，企图藉打篮球之机进行秘密逮捕，六队得知后，全体队员出动，死死纠缠住特务，逼他们亮出身分，拿出证据，整整相持了一天，特务无机可乘，最后亮出“派司”，强行把李虹抓去。全体队员跟随护送，中途，特务鸣枪制止。六队队长刘斐章赶到政治部要求释放李虹，提出“十个演剧队之间互有通信联系，一个爱国青年无故失踪，传扬开去对战区声誉有妨碍”。而政治部主任则撕破脸皮，悍然说“我们六战区来了廿几个

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并指定要刘斐章检查全队人员来往信件。刘回队后，为了应变，立即组织全队进行紧急清理，将公私日记、信件、文稿以及为敌人禁忌的图书，或转移，或销毁，另造团体日记。“我一直在参加转移书刊和销毁工作，在一个老乡家的酒窖里，利用蒸酒的灶烧书，烧了大半夜……”“李虹被捕后，我们都做了可能全队被捕的思想准备……”^⑦后来六队以排演《碧血衣》为由，强调主角郑成功只有李虹才能担任，迫使保释李虹。但李虹回队后，特务仍暗中对其监视并要李虹定期报告队内人员情况，李虹“宁死不干这种勾当”。一天清晨，当着全体队员的面，喊了声“同志们，我对不起大家了！”遂开枪自杀。田稼亲眼目睹了这悲惨的场面，受到极大震动，在随后举行的李虹追悼会上，他和全队同志一起，激愤地唱出只有一句歌词的悼歌：“你为什么要死去！”，反复地唱，以示控诉和抗议。“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和教育，永生也是难以忘怀的”^⑧。后来，他以《黑衫》为题，写了一篇记述李虹被捕前后生活和工作的散文，以此愤斥出卖他的叛徒。

田稼随同剧宣六队在恩施度过了剧宣队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该队最少时只剩18人。为怀念战友，他们共同签名，向离队队员发信慰问，信中说：“现在我们又用怎样一种心情来回头过去呢？那——

扬子江的夜渡，

平江城除夕雨夜，

南岳西操场上的日月青云，岳麓山爱晚亭的红叶，

长沙“一、二、八、九”会师，

青浪滩头和骇流搏斗，辰溪丹山寺下的游泳。”^⑨

1942年底，田稼得知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已遭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遂离开剧宣队，去重庆。途中，他特地绕路，去看望了李虹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多少年后，对我谈起当年探望李虹老母的凄凉情景时，仍感伤不已，潜然泪下。

三、“中国艺术剧社”——“上海剧艺社”(1943~1947)

田稼去重庆的途中,路经贵阳,因无路费暂住董每戡先生领导的贵州省剧教队。协助他们演出《以身作则》,导演《夜未央》,领得相当于一般队员三个月薪水的酬金。于1943年春抵达重庆,参加了中国艺术剧社,担任演员和演出部门的工作。

“中术”是地下党文委直接领导的职业剧团,前身是旅港剧人协会。剧团的主要骨干大都是左翼剧人或演剧队培养出来的新人。于伶、司徒慧敏、章泯、金山、宋之的等担任剧社领导,沙蒙、舒强、王莹、柏李、张瑞芳、赵丹等著名演员先后参加演出,另有贺孟斧、郑君里、陈鲤庭等都在这里导过戏。在当年的雾都重庆,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田稼入社不久,戏剧界前辈、剧社领导人于伶即找他们几位来自演剧队的同志谈话,希望他们保持演剧队作风。在这里,田稼先后参加了《北京人》、《杏花·春雨·江南》、《戏剧春秋》、《镀金》、《草木皆兵》、《牛郎织女》、《清明前后》等戏的演出,担任《篱笆草》舞台监督。他劲头很足,工作态度也很好,一次,为了做舞台“效果”,手被炸伤,仍坚持演出。“在许多造诣很深的前辈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增进我的修养和能力,得益非浅。宋之的同志也给予我许多帮助,我经常把看戏或自学写作所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向他请教。”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与此同时,田稼还协助过复旦大学、艺专的学生剧团排演剧目,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青鸟联谊社(戏剧电影界)的工作。1945年秋,迎来了8年浴血抗战的胜利,当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时,他同大家一起,冲出排演场,奔上大街,汇入狂欢的人流,尽情欢呼歌唱。之后不久,经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介绍,协助《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同志,你走错了路》招待毛主席,并出席了毛主席在重庆秘密召开的影剧界座谈会。

国民党对“中术”限制重重,剧社几度改组后起了变化,风气也有些变了,田稼曾有一度消沉起来,于伶同志得知后,把他和几位来自演剧队的同志邀到南岸自己的家中,请他们吃了饭,鼓励他们